



凡塵曉遇  
專欄

# 上县城找工作

□李曉

“哎呀，我看你不是种庄稼的命！”堂伯火气冲冲地这样训斥我。割麦时，我把收割的麦子随手扔到后面，散乱在田里东倒西歪。

令堂伯感到不满的是，我在麦田旁还放着一本《诗刊》，劳作之余，我擦拭着汗水，还要打开《诗刊》读一读上面的诗歌。那年，我特别崇敬一位四川的农民诗人，他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一大组一大组的诗歌。这名姓白的农民诗人，饱受命运折磨，我读他的诗歌，里面总觉得有一种中药味。那年我18岁了，高中毕业后回到农村，挥舞着锄头、镰刀与我的祖辈先人们一样，匍匐在一块土地上刨食。夕阳西下时分，日暮苍山远，我望着被黑夜一点一点吞噬的山峦，对自己未来的命运也陷入了迷茫。

我感到18岁的人生，也弥漫着白诗人诗歌里的中药味。从县城机关调到下面区公所任职的我爸，很快把我的农村户口转成了城镇户口。刚转户口一周，村里办事公道的宋会计就来到我家了，他打着手势说：“我和你爸尽管是最好的朋友，但我办事也执行国家政策，你在村里的土地得退还到集体了。”村子里像宋会计这样的人，是不敢得罪的。我妈赶忙点头：“宋会计，我们听你的，听你的。”

曾经属于我的那几块土地，从宋会计的土地花名册里销号了。爸回到村里，紧握宋会计的手说：“老伙计，你这样公事公办，我向你学习！”宋会计在我家吃了一顿饱饭，他打着饱嗝在山梁上哼着小调，突然哈哈大笑起来。我爸问他：“老宋，为啥要笑？”宋会计拍拍胸膛说：“村子里又多了一个城市人，又是你儿子，当然高兴嘛。”我爸后来感叹说，宋会计这个人，不嫉妒你成为城市人，确实是我的好朋友。半个月后，我退还的那份土地，划归到宋会计刚娶回家的侄媳妇家。

我有了城镇户口，但成为了晃荡在小镇里的一个待业青年。我爸的眉毛又拧成了“川”字。我爸一辈子，就是一个深重忧虑的人。

那年春末，县城劳动服务公司举办一个为期3个月的培训班，爸为我报了名。这个培训班是为招录县城工人、百货公司营业员做岗前培训的。我通过考试进入了培训班。

培训班结束，我因为成绩优秀被县里轴承厂录用，接到了工厂的录用通知，但要到指定医院做体检。体检结果当场出来了，在我的左肺叶上出现一个小斑点。县轴承厂通知说，这种人不能录用。

得知体检结果，我爸慌了，他跌跌撞撞跑到县里一家医院熟悉的医生那里，用近乎哀求的语气问，我儿子肺上那斑点到底是啥？医生看看体检单说，没啥，没啥。那医生又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，好比一片树叶，叶子上面有一个斑点，但不影响叶子的生命力。我爸再次抓紧那医生的手说：“你说的话要对我负责啊，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了。”医生坚定地点点头。

我17岁那年，爸一直

宠爱的我的大哥，患血癌走了，还不到20岁。我爸如遭雷击，一夜之间脚步变得踉跄，目光变得浑浊。我一直没法亲近的爸，在哥走后的一天，他猛地抱住我用呜咽的嗓音说：“我就你一个儿子了，你要争气一点！”

我想为爸争气，一是在县城谋一份工作，二是靠写诗光宗耀祖。首先是生存第一，到县城找一份工作，是我最大的梦想。在县城的那期培训班上，我认识了柳，我感觉柳是上天为我准备的爱情礼物。我有时望着县城湛蓝的天，感觉望到了深深的海洋，我的心，海洋一样辽阔，但我的着陆点在县城。柳的家人，对我这样一个户籍在小镇的待业青年，还是不放心的。

县城夜晚的星光啊，你何时对我闪烁？

我在家吃着闲饭，一直自卑着。我蜷缩在小镇写诗，写得天昏地暗，却依然没听到发表的雷声——邮局打邮戳的声音，我也恍惚以为是远雷隐隐中发表诗歌的报刊朝我飞奔而来。

2个月后，县城的饮食公司招厨子，我闻讯立即报名，经过面试后进行体检，因为视力不达标再次被淘汰。我这一生啊！原想我哪怕是卑微如武大郎一样在县城卖一辈子烧饼，只要一窗灯火为我而闪烁，足够了。

看到我年纪轻轻就佝偻着腰在小镇如过街老鼠一样仓皇走过，我爸的心，急了。

爸决定带我去县城找劳动局一位局长帮忙，局长的老家邻近我们村子。爸认为老乡好办事。我和爸经过七弯八拐，终于找到了在县城一条马路上局长的家。局长家住7楼，走廊过道上堆满了杂物。

局长见是我爸，起初很客气：“老李，你找我有啥事啊？”我爸走上前，他在局长面前弯下身子说：“你得帮帮我啊，帮我儿子在县城找一份工作，当工人也行，他不怕上夜班。”局长当场拒绝：“老李，现在就业困难，我帮不了忙。”爸用哀求的语气说：“局长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求你了！”局长依然冰冷如铁的表情，他说：“老李，这事确实不行，与你只有一个儿子没啥关系，我也快退休了，要保住晚节，请你理解。”局长家的蜂窝煤炉子里，咕嘟咕嘟腾着诱

人的香气。局长的一句话又令我和爸感动不已，他说：“炖了海带猪蹄汤，中午就在我家吃饭吧。”

我和爸婉谢了。走在县城大街上，我侧头看见我爸眼泪花花的样子。爸自责说：“儿啊，爸确实没能耐，帮不上你的忙。”

那年冬天，我通过考试进入一家乡里当上了合同制干部。爸拿出一瓶盛放多年的老酒说：“儿子，这瓶酒我一直藏着，就等一件高兴的事发生后喝了。”我和来到小镇的堂伯，叔侄俩把一瓶酒干掉了。我喝醉了，扑在堂伯怀里说：“伯，我不种地了。”堂伯起身，拍打着胸膛说：“争气了，争气了！”

3年前的秋天，因为疾病缠身的爸，困守在老街的老房子里。那天下午，爸对我说，当年你和堂伯喝掉的那瓶酒，是我为你找工作去求一个县里的人，那人坚决不收，就留下来给你们喝了。爸爸说完，把他全部的零散存折一一交到了我手上，又递过来一张小纸条说，这上面，有密码。

3天后，爸爸突发脑梗住院。半个月后，爸爸咽下了他在尘世的最后一口气。

我在这家小单位谨小慎微地工作了30多年，还有几年就要退休了。爸爸生前对我时常唠叨的一句话就是：“你要争取进步啊。”爸爸，我没有按照您希望的那样“进步”，但平平安安过一辈子，也挺好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）

## 绿荫如盖罩山城

□朱德奎

炎炎夏日，我瞻仰抗战时期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周公馆，来到重庆最美一条街中山四路，只见路两边高大的黄葛树绿荫如盖，为炎夏山城带来一片清凉。之后的几天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到处都是莽莽苍苍、高大挺拔、碧冠如云、绿荫铺地、板根似铁、气根如幔的黄葛树。几乎所有的街道两旁、公路两边、机关学校、商住小区、山间村头、悬崖峭壁，入目几乎都是它们那浓浓的苍翠身姿。

在成渝古道佛图关的悬崖峭壁上，古老的黄葛树，在光秃秃的崖缝里，板根如蟒，顺隙而下几十米，支撑着蓬勃的生命；重庆大礼堂广场上，几株高大的黄葛树，顶天立地，华盖擎天，每株荫地近千平方米，树下聚集一大帮市民，他们在下棋打牌，唱歌跳舞；江津白沙镇黑石山上聚奎书院里，一棵800多岁的黄葛树，与院中樟王樟后比肩而立，共同站成一道风景，仰望历史的天空；大足摩崖石刻的崖边，一株株与那些石雕佛像同样古老的黄葛树，似乎与千手观音一样手眼通天；合川钓鱼城的城墙上，参天的黄葛树，从古城缝隙里钻出，几百年的风风雨雨，它们已与那沧桑的元代城墙合为一体，难解难分；在中山四路石条扣成的堡坎上，有棵夺目的黄葛树，板根交错，在堡坎上编织成艺术品，成了网红打卡点。

黄葛树是重庆市市树，无论气温多高，太阳多毒，只要你钻进黄葛树下那巨大的绿荫里，立马会感到凉风习习，暑气顿消。它们就是重庆的鲜活肺叶，吐故纳新；它们就是重庆的中央空调，祛暑散凉；它们就是重庆的巨大屋顶，遮阴挡热。黄葛树，造就出别具一格的重庆迎宾客厅。

（作者系安徽省六安党校退休干部）



## 笨拙的学徒

□黃麗

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。我年幼时，却给父亲当了一回不称职的“老师”。

20世纪80年代，我家住的家属区是两层楼的小砖房，每层楼有一个大厨房，每家每户都在里面做饭、洗衣。我最喜欢大厨房的洗槽，上方有一扇很大的窗户，正对着一棵高高的黄葛树。

郁郁葱葱的黄葛树像一把大伞伫立在窗外，繁茂的虬枝上站着不同品类的鸟儿。虽然不知道它们的名字，但它们的叫声我是能够分辨的。黑灰色的鸟儿，叫起来“叽叽”“啾啾”，急促而热烈；花脖颈的鸟儿，叫起来“咕咕咕”，欢快而喜悦；白肚皮的鸟儿，叫起来“嘎嘎嘎”，每叫一声停顿一下；灰头顶的鸟儿，叫起来像是鸭子在笑。有时我站在洗槽边，双手捧起白色的泡沫，用手掌挤压后再轻轻打开，就会变出一个大大的肥皂泡，吹一口气，它会缓缓飘向窗外的黄葛树。

父亲是没有精力去辨别鸟儿的叫声的。做不来任何家务的他，正全神贯注地看我示范洗袜子。第一次当父亲的老师，心里有点小得意。不过这股得意劲儿没维持多久，就被笨拙的父亲给打败了。

当我把两只袜子洗干净的时候，父亲觉得学会了，说：“试一试。”他学着我的模样，把一只袜子平铺在洗槽里，右手拿肥皂，准备抹在袜子上。哪知肥皂却像一条狡猾的泥鳅钻出他的手掌。父亲又去拿肥皂，肥皂摇身一变，变成一条小鱼，灵活地在洗槽里滑来滑去，巧妙地避开了父亲触碰它的手。

洗槽边几个淘菜的阿姨，看着窘迫的父亲，笑得前俯后仰。父亲真给我丢脸！我又气又羞。父亲倒满不在乎，反复尝试。他别扭的姿势让我浑身上下都不舒服，我气鼓鼓地咕嘟了一句：“比猪还笨。”哪知道几个阿姨耳朵尖，笑得花枝乱颤。多年后我长大了，阿姨们笑问我：“还记不记得五岁那年怎么教训你爸的？”我听后，又羞红了脸。

这次是羞我自己。

父亲将袜子洗完已是中午。母亲在单位加班，家里没人做午饭，我和父亲面面相觑。几个阿姨在灶台前忙碌起来，父亲围着她们的灶台转，想偷师学艺。一家在做回锅肉，一家在炒醋熘土豆丝，一家在烧麻婆豆腐，估计短时间内他都学不会。父亲皱着眉头，像一只捞不到月亮的猴子似的抓耳挠腮。

一位好心的阿姨让父亲做碗简单又营养的鸡蛋面，并教他做面的步骤。父亲挽起衣袖说：“试一试。”他打开煤球炉子，打蛋、搅拌、架锅、倒油、倒蛋液、翻炒、加水……父亲手忙脚乱，额头上渗出大颗大颗的汗珠。水烧开了，父亲揭开锅盖，一股热气腾腾，蛋香扑鼻。父亲把面条倒进锅里，面条在水里上下扑腾、左右摇摆、相互交缠，翩翩起舞。我和父亲站在锅边，眼巴巴地看着锅里的面条。要不是邻居阿姨提醒面好了，恐怕我们会守上半个小时。

父亲撒了盐，借来一勺葱花，两碗香喷喷的鸡蛋面出锅。鸡蛋软糯鲜美，面条细滑爽口，面汤洁白香浓，简直不敢相信是出自一位从来不会做家务的父亲之手。我很是疑惑，父亲怎么可以做到这么好？

父亲说秘诀就是——试一试。

做鸡蛋面、洗袜子，对于不会做家务的父亲，能够说出“试一试”，是需要勇气和决心的。这勇气和决心里，多少有为了我的成分。

一件事，试一试的后果有两种，要么失败，要么成功。

为了我，父亲不怕。

多年后的一天，我突然明白过来：父亲是用自己的行为来教育我敢于尝试，不怕失败。

后来，我多次煮鸡蛋面，揭开锅盖的那一刹那，迎面扑来的热气总会湿润我的双眼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渝中区作协会员）

